

1982

# 佛岡文史

第二輯

贈閱  
請交換

佛岡縣政協文史組  
資料室

佛岡縣政協文史組編

一九八五年六月

# 目 录

- 一、佛冈旧县城遗址考略.....林自强 ( )
- 二、山形依旧枕寒流  
——佛冈县城的变迁和石角镇  
一些行业的盛衰.....黄敬文 ( )
- 三、抗倭寇 潞江人威名远播  
.....周都明执笔 ( )
- 四、王田人民扬威丧敌胆  
——王田群众抗击来犯日寇事  
迹记述.....阮寿明整理 ( )
- 五、抗日时期佛冈驻军打日机记事.....  
.....谢锡枢 ( )
- 六、抗日献金台.....邓文锦 ( )
- 七、关于石角圩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.....  
.....廖栢昭 ( )
- 八、潞江的三个革命活动旧址.....  
.....廖栢昭整理 ( )
- 九、日寇暴行 佛邑遭灾.....邓文锦 ( )

十、难忘的回忆

——日寇烧杀目击记.....

.....朱卓凡( )

十一、佛冈最早的一次反神权行动.....

.....谢锡枢( )

十二、焚烧汤塘三王庙菩萨

——大革命时期汤塘进步

青年活动二三事.....周雨田忆述  
刘谓章整理( )

十三、迳头石园坝醮会.....朱如滚供稿  
廖栢昭执笔( )

十四、大庙峡古道.....廖栢昭( )

十五、清献崔公祠.....林自强( )

十六、观音山景.....赖超溪( )

编后语.....( )

封面题字：陈紫坤

封面设计：廖凤仪

# 佛冈旧县城遗址考略

林自强

佛冈旧县城——府城，原是佛冈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的中心，民国以前为佛冈厅厅府所在地，辛亥革命之后，改元民国，佛冈从厅改建县制，府政随之成为佛冈县城。

据查，府城兴建刍议，酝酿于清朝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，广东督抚官员和清远县知县、英德县知县，会勘到清远县吉河乡，有官荒一段，土名大埔坪，面山背河，地势平敞，可以建城。嗣以需费过巨，未奉旨允准而罢。

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，乃设捕盗同知于此，总管清远、英德、从化、花县、广宁、长宁（新丰）六县捕务。在大埔坪东端建同知驻地（距现今城址约一华里许，现石角区凤星乡府所在地东南约50公尺外，其东北角有现已湮没成田的小集叫四九圩，田里尚存不少墙基，遗迹仍依稀可辨；其东南角驻地边界线，仍残存有断垣和基址遗迹，可资考证）。第一任捕盗同知周天成，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到任。继任徐志培，

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到任。之后，捕盗同知多受任而不到职。此缺遂于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裁撤。

佛冈建城工程，直至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，始由清远县县令陈哲负责在大埔坪西侧（即下坪，现府城址）建筑，至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九月竣工。城之建制如下：城周长三百六十方丈，高一丈六尺，雉堞六百三十九，垛眼如其数，开东南北三门（缺西门），城楼三座，外月城三面，每长十四丈，高如城制，马路阔一丈。在进行筑城中，还请拨款建设同知办公机关、于总署兵房、粮平仓、监狱署、以及晏公祠、伯有庙等祠宇。

事隔七十五年后，城垣及各项建筑物多有毁损。嘉庆十六年（1811年），广东总督蒋松筠、巡抚韩封，奏请割清远古河乡，及英德白石等七乡，建佛冈直隶军民厅兼理军民事宜。在旧城基址添设西门一座，兵房三十一间，余照旧修复。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，部复奉旨允行，委由理瑶同知刘念典，新任佛冈同知荫福长，勘估造报。于是乃鳩工庀材，进行建筑和修葺，于1814年竣工。

自建府城之后，在漫长之九十余年中，府城一直没有迁移过，只先后添建“凤梧书院”，“吉河书院”、以及关帝庙、城隍庙等建筑物。

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，改元中华民国，民国三年（公元1914年），佛冈才改设县治。在吉河书院原址辟建“佛冈县县政府”，在城隍庙遗址建“佛冈县高等小学校”（后改为佛冈县初级中学校），在朱家祠后面建“佛冈县初等小学校”，在关帝庙遗址建“佛冈县参议会”。

1937年7月7日，日寇蓄意制造“芦沟桥事变”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。1938年10月，广州失守后，自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以来，日机轰炸县城数次，县城遂成废墟，只残存有少数破烂民房，县政府遂迁移到石角对河岸边莲花江国恩寺，直至解放。1949年10月12日佛冈解放后，佛冈县人民政府设在石角。在原县城遗址陆续建有佛冈中学（原佛冈县立第一初级中学遗址现佛冈二中），和党校（紧靠县二中），佛冈县教师进修学校（在县二中校内），及烈士陵园（在凤梧书院遗址），还建有工艺厂和仓库等类建筑物。

# 山形依旧枕寒流

——县城的变迁和石角镇一些行业的盛衰

黄敬文

## 佛冈厅城、府城的变迁

佛冈厅城位于大埔坪(即现在的凤星乡)。这座厅城的兴建,早在清朝雍正四年(公元1726年)就有过设想。当时,因清远、英德二县边界,山林深密,盗匪常常出没,二县鞭长莫及,所以共同勘踏到大埔坪这段平缓荒地,拟将边区割出设县。后由广东巡抚转呈京部讨论,未获批准,才不得不就此作罢。

到了清雍正九年(1731年),这一带盗匪更显猖獗,清朝廷才不得不批准大埔坪设“捕盗同知”一员,专管清远、英德、从化、花县、广宁、长宁(今新丰)六个县的捕务,并拨左营三块田给清兵千总率领驻防,委托清远、英德会同各段分段建筑城垣,一直拖了三年未有结果。到了雍正十三年,开始由清远县令陈哲亲自督建,才得以建成。这座厅城,周长360

丈，高1.6丈，厚达9丈，全部用青砖双隅结构砌成。城上的雉堞六百余，壁各高4尺，马路阔1丈。全城除几处坑渠外，开东、南、北三门，建城楼三座，外月城三面，每长14丈，（所谓月城，即造在城外的小城，成半月形）。但这“捕盗同知”仅来了两任，后来就形同虚设。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，这所谓“捕盗同知”的设置，又被裁撤了。

嘉庆十八年（公元1813年），清朝廷批准广东总督奏请，割清远县的吉河乡（即现在的黄花、石角、三八、水头区的全部地方及龙南区的大部分地方）和英德县的白石乡、独石乡、迳头乡、虎山乡、高台乡（即现在的烟岭、迳头、高岗区的全部地方及龙南区的部分地方）共七个乡，成立“佛冈直隶军民厅”。厅署仍设在旧城。

自从乾隆七年裁撤“捕盗同知”至批准成立厅治，中间经历了七十多年。那时，旧城许多地方已经倒塌了，“佛冈直隶军民厅”除按从前式样复修外，另外增添了一座西门，厅城周长360丈，高1.6丈，共开了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城门（和从前一样，月城三面，后来加起的西

门无月城），城门上建城楼四座，阔各1.6丈。城上的雉堞共639壁，高4尺，各开凸出来的“垛眼”一个，用于瞭望。城楼上有一条小跑道，阔一丈，可绕转一周。每门内设兵房二十间，为驻兵防守之所。城内的东南角，杂居一些平民百姓的住户，余为厅署所在。

民国三年六月（即1914年），佛冈厅被批准改为县。改县以后，县府地址初期仍设在厅址。称为“府城”。后来有一所模范小学和初级中学设在里面，小摊、小店寥寥无几，却也算是政治、文化的中心了。抗日战争爆发，广州沦陷后，于民国二十七年农历九月一日中午（即1938年），石角首次惨遭敌机空袭，城里的衙门和祠宇以及石角圩周围目标较大的建筑物，均被炸成瓦砾焦土。国民党县政府为了掩蔽敌机的空袭，把办公地点迁往石角河对面的莲花江国恩寺，作为苟安之计。当时的县长是周正之。1939年黄祥光任佛冈县县长时县政府迁至笏竹坝，国民党县党部则设在莲花江。那时县党部书记是郑振初，后接任的是邝文兴，郑道庄（郑兼任1944年佛冈县立初级中学校长，至解放）。县政府的县长依次是：梁中一、凌准、

梁廷光、钟道全、关巩、谢静生、黄祥光。与此同时，整个商业逐渐流进石角圩。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，直至解放初期，县政府的所在地仍设在莲花江国恩寺。

### 石角码头的盛衰

潯江河，源头起自水头独凰山，流经水头、二七、三八、石角、汤塘、龙山，至潯江口，注入北江。这条水路，由水头至大庙峡河段，称为吉河。解放前，石角圩的发疯寮上侧，跨越牛𧈧塍（即现县食品公司）一带设有大码头，水深3—4米，由这里到潯江口，水路约有42公里。过去没有公路，对外交通，很大程度依靠水路的大小船艇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。凡来往船艇，都结集在石角圩的大码头，每逢农历四、九日，就有货船、客船自广州、佛山、清远、潯江口，或韶州、连州、英德，回航停泊在石角大码头。每逢二、七日，又由石角载旅客及货物运送上述各地。较大型的有货船、快艇、货客船，小型的有帆船、石灰艇等。全盛时，停泊在大码头处有大小船艇一百多艘。人民生活上的物资交流，旅客往来，商贾

贸易的货源物品，如华洋布匹、凉果咸杂、日用百货，地道药材，都主要通过这座大码头。有人描绘“春见一江芳草色，舟行南北五谷登”，就说明当时的石角镇码头曾经是热闹非凡的。

解放后，新建成广佛公路，后来延伸为现在的广韶公路。由于在沿河筑了一些拦河水坝，引水灌溉，加上上游水土流失，河沙沉积，河床逐渐升高，形成河窄水浅，船艇难以通行，石角大码头就自然衰落了。

### 解放前石角圩的商业

石角圩原分东闸、南闸、北闸、西闸四条街。北伐前后，经商的人，陆续在这里开挡，虽然不能说是“商贾云集”，但也算是逐步走向市场繁荣了。那时石角圩较为明显夺目的建筑，经营规模又较为庞大的，可算东北闸大街的三间当楼。这当中又以华泰当楼坚持到最后。南闸大街，大部份是做谷米生意和苏杭百货，洋杂药材等。西闸除一些小手工业，诸如，打铁、理发、补鞋等外，多数经营旅店，收购柴炭、喃呒道馆、占卦算命等。北闸大街，由于地处吉河要道，船只均在这一带

码头集散，加上沿堤种有各种常绿乔木，每逢盛夏之际，趁圩的乡民，大都集中树下，边乘凉边做买卖，所以这里成了一个集散昌旺的场所。卖谷的、卖猪的、卖药的、卖小农具的，以及其它物品的，都摆在浓荫树下，那种五花八门的货物，熙熙攘攘的顾客，曾有过一番热闹景象。

1932——1936年4月前后，石角圩的各行业，处于经营稳定阶段。从整个市面看，是间花样经营的，即苏杭百货、洋杂和其它小摊挡杂在其间。那时，要区分行业是很不容易的。到了抗日战争的中期，牛螳<sup>2</sup>成了摆卖的重点，接近抗战胜利期间，由于宗族纠纷，经商者又日趋增多，所以又增设了乐州市（即现在的解放路）。那时石角圩石林寺一带，成了烟赌场地。每天到这里来的烟朋赌友，为数众多，有些人甚至闹到吹净赌光，沦为偷鸡摸狗的穷光蛋。药店里陈设简陋，只有几位坐堂医，应付着登门求诊的患者。那时的石角圩，因为文化落后，科学知识缺乏，群众迷信思想严重，所以北帝庙和那些算命先生非常有市场，求签卜卦的人络绎不绝。另外，那些耍弄一切手段，

操纵市场的巨商，也很令人注目。曾经有一间经营谷物的生商，常常制造假象欺骗群众。当圩日圩旺时，就派出工人由仓里运出一批稻谷进市场。停了一会，老板出去转了个圈，便以低廉的价钱买了回来。不知底细的人，以为谷价跌了，便盲目地巢谷。这样一来，这位谷商在短短的几个钟头，便买入了一批便宜的谷子，从中获得了一笔巨利。还有一个做布匹生意的老板，他从广州回石角，知道广州布价上涨，马上窜到各布匹店购了一大批布匹。一夜之间就赚了大钱。把一间濒于关门的小商店又救活了。

1931——1934年，石角圩由于市场活跃，饮食业也相应兴旺。大的酒家，小的摊挡，星罗棋布。北闸大街有“同合茶楼”、“广东茶楼”、“怡利茶楼”、“财合”、“冈梅楼”。河边街有“邓潮记”、“广东酒家”（在牛棚埗码头）。西闸大街有“大同乐”、“清佛楼”。南闸街有“郑燮记”。谷行街有：“巧明”、“六国饭店”。冈田九曲松曾家祠由国民党军队开过“金轮同乐社”。

这些饮食业酒家及茶楼，大的可容纳五六

百人，小的可以容纳一百几十人。它们有些是古楼，有几层楼；有些则象农村打醮似的大竹棚茶楼。无论店铺的建筑是怎样的结构，但都拥有厨师和点心师。大小筵席，随时具备，点心的品种也比较多。菜式方面较驰名的有“盐焗鸡”、“水头脆皮烧猪肉”、“肉丸”、“酿豆付”、“芋头扣肉”，还有炒素斋，炒菜软。结合赌风，有些茶楼酒家还开营夜市，每晚做到深夜十二时。早上，除了叫买的挡口外，茶楼饮早茶的人也不少。早点有油条、白粥，松糕、牛肉粥、鲜鱼粥、猪红粥、及第粥，炒河粉、鸡饱、烧买之类。为了抢生意，店挡之间常常展开竞争，各自推陈出新，请来名师，制出花样，薄利多销，无非都为了招来生意。

解放前，石角圩有各种行业，它们大部分都延续至今天，只有小部分行业，过去有，现在已没有了。

解放前的石角镇有一间李老伯洗衣店（名字不详），还有“和兴”、“邓文记”纸扎店、周文兄弟的打谷磨铺，“宝咸”、“梁广”打银铺、“共和号”织布店，“采华”染布店，“邓泰栈”刻石碑店，“永生号”木屐店，“今

记”织席店，“广和泰”、“朱广源”烟庄等。

单以洗衣店为例，在抗日战争时，石角圩南闸街外，有一个由广州逃难的难民李伯，人叫“剜猪李”，夫妻二人，就开过一间洗衣店。别看是洗衣服这样简单，生意却非常兴隆。人们见洗衣店生意好，接着又有人在附近开了一间“东记洗衣馆”。解放后，生产街廖剑平夫妇，也开过一间洗衣店。在北闸街外牛轭<sup>堂</sup>边白沙兰也开过一间洗衣店，温定六、广伯也曾在努力街开过一间叫“采华”洗衣店。后来合作化运动，联合为合作洗衣店，归合作商店领导。

“文革”时间，洗衣业被取缔。说什么“洗衣服都要请人代劳，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。这以后，随着生活的好转，衣着的讲究，正当人们需要的洗衣业，却再也不见踪影了。

综上所述，解放前石角圩的商业，全盛时期是1931——1934年，那时物价比较稳定，士农工商，各司其事，至抗日战争时期，特别是广州沦陷后，石角和附近曾两度遭日寇飞机严重蹂躏，官衙铺户大部分被敌机轰炸，变成了一片瓦砾焦土，而商店亦跟着倒闭，生意因而萧

条起来，加上国民党政治腐败，压榨人民，所以整个石角圩处于惶惶不安，百业俱废的悲惨境地。

# 抗倭寇 滘江人威名远播

中共佛冈县委党史办整理

周都明 执笔

滘江，位于广东中部，滘江流域分为滘一、滘二、滘三。滘一是四九、汤塘、龙山、民安（解放前属清远管辖；解放后才划归佛冈管辖）等地区；滘二是龙潭、官庄、鳌头（解放前属清远管辖，现是从化管辖）等地区；滘三是水头、石角、龙南等地区。整个滘江境内丘陵起伏，是南来北往的战略要冲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

滘江人有几个特点：一是有滘江自立精神。滘一、滘二过去虽属清远管辖，但历来都有滘不认清（自称滘江人，不认清远人）的思想；二是排外思想严重。外地人一般不敢在滘江做生意；三是滘江人地方宗族主义很浓。因此，历史上宗族姓氏械斗比较严重，民